

余华《兄弟》中黑色幽默的翻译研究

郑贞^{1*} 吴建² 张韵菲¹

1. 陆军工程大学基础部, 南京;

2. 南京邮电大学外语学院, 南京

邮箱: zhzhen007@126.com

摘要: 余华是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余华的《兄弟》上下部分别于2005年和2006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随后在国内普通读者中间和文学界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余华的《兄弟》英译本 *Brothers* 于2009年初由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在美国出版后,在英语世界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书评就达二十余篇,参与评论的有杂志主编、作家、翻译家、评论家、社会学家,可见关注范围之广。本文主要从人物形象层面、场景描写层面和叙事语言层面探讨了《兄弟》中黑色幽默的翻译问题,认为译者比较好地再现了原文中的黑色幽默叙事效果,让故事本身的叙事风格得到了比较好的再现和传达。

关键词: 《兄弟》; 黑色幽默; 翻译

收稿日期: 2019-08-12; 录用日期: 2019-09-02; 发表日期: 2019-09-12

Research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lack Humor in Yu Hua's *Brothers*

Zheng Zhen^{1*} Wu Jian² Zhang Yunfei¹

1. Army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PLA, Fundamental Education Department, Nanjing;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Abstract: Yu Hua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ese Avant-garde Novel. Two volumes of his novel *Brothers* were published by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in 2005 and 2006 respectively and has aroused great repercussions among ordinary readers and literary circles in China. The English version of *Brothers*, later published in America by Random House at the beginning of 2009, has caused quite a stir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In just a few months, there have been more than 20 book reviews, including magazine editors, writers, translators, critics and sociologists, which shows the wide range of attention.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translation problems of the black humor in *Brothers* from the aspects of character image, scene description and narrative languag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translator can reproduce the narrative effect of black humor in the original text better and make the narrative style of the story better reappeared and convey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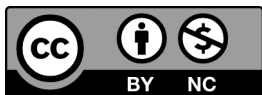
Key words: *Brothers*; Black Humor; Translation

Received: 2019-08-12; Accepted: 2019-09-02; Published: 2019-09-12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引言

余华是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荷兰文、挪威文、韩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更是同时入选国内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继《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之后,沉寂了十年的余华带着这部长篇巨制《兄弟》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野。余华的《兄弟》上下部分别于2005年和2006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随后在国内普通读者中间和文学界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有学者称“2005年和2006年的文学阅读,无疑成了余华的‘兄弟年’”[1]。《兄弟》英译本 *Brothers* 由罗鹏(Carlos Rojas)^① 与其妻子、哈佛大学东亚系周成荫博士(Eileen Cheng-yin Chow)合作翻译而成。该译本于2009年初由美国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和英国麦克米伦公司两大出版巨头出版,在英语世界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兄弟》译本出版数月内,大量评论刊发在英美各大主流媒体上,包括《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纽约时报书评》《洛杉矶时报》《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卫报》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书评就达二十余篇,参与评论的有杂志主编、作家、翻译家、评论家、社会学家^②,可见关注范围之广。

① 罗鹏生于1970年,1995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获比较文学与东亚研究优等学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师从著名华裔学者王德威,2000年获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杜克大学亚洲与中东系副教授,著作等身,为美国年轻一代汉学家中的翘楚。(汪宝荣、全瑜彬,2015: 65-66)与其妻卡洛丝罗杰斯曾合编过《中国流行文化反思》一书。他们一直教授和研究东亚文学。

② Maureen Corrigan、Donna Rifkind是文学评论家, Jess Row、Ren Graham、Ben Ehrenreich、Ivy Wang是作家, Jeremy Paltiel是政治学教授, Karen R. Long是报纸《老实人》(*The Plain Dealer*)的编辑, Ian Johnson是《华尔街日报》记者, Julia Lovell是汉语作品翻译家, 中文名蓝诗玲。

现阶段学界对《兄弟》英译本的研究主要聚焦四个方面：一是从译介学的角度，结合西方对该书的书评，探讨《兄弟》在西方获得的接受情况以及建构的中国形象并分析其原因 [2] [3]；二是利用语料库来研究《兄弟》译本的语言风格特点 [4] [5]；三是从某个理论视角来看《兄弟》译本所采取的翻译方法 [6] [7]；四是侧重于《兄弟》译本中中国文化特色词语及其所代表的“异质性”的翻译研究，探究其翻译得失及其原因 [8] [9]。可见，学界现阶段的研究鲜有关注《兄弟》译本本身的文学修辞特色，所以本文想要聚焦的是《兄弟》译本对黑色幽默的翻译处理，因为这是本书非常突出的一种叙事修辞特色。作者通过黑色幽默淡化了一切苦难，在嬉笑怒骂中表达出对苦难的藐视和淡然。

2 《兄弟》中黑色幽默的翻译

《大英百科全书》对“黑色幽默”的解释是：一种绝望的幽默，力图引出人们的笑声，作为人类对生活中明显的无意义和荒谬的一种反响。黑色幽默是一种用喜剧形式表现悲剧内容的文学方法。作家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艺术手法，将周围的世界和自我的滑稽、丑恶、畸形、阴暗等放大、扭曲，使之更加荒诞不经。

《兄弟》将宋钢和李光头两人的故事放在文革和改革开放这两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中，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描绘故事场景以及极具夸张和反讽意味的叙事语言让故事充满了“黑色幽默”。据笔者了解，目前国内唯一的一本黑色幽默小说研究专著是《美国黑色幽默研究》，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在翻译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三篇文章：虞建华的《关于后现代小说翻译的一些思考》、李玉良的《黑色幽默的新生——兼谈黑色幽默小说的汉译现状》和孙会军的《美国黑色幽默小说在新时期的汉译》。可见，现阶段对黑色幽默的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英汉翻译领域，而对中国文学作品中的黑色幽默之英译的探讨还少之又少。而《兄弟》就是一本极具黑色幽默的中国当代小说。

《兄弟》中黑色幽默的广泛运用，体现在文革前后以及改革开放两个阶段的大部分叙事之中。这部分叙事，都是事物本身既有的乖离成分在起作用。黑色幽默和喜剧成分两者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事物自身表象和本质之间是乖离的。

但是喜剧成分是作者通过笔触去夸大那种乖离。但黑色幽默是在展示事物的本质过程中，不刻意夸张和运用其他写作手法，仍然以写实的笔法，让读者去体味那种荒诞不经，在笑的背后所隐藏着的心酸。[10] 所以，从《兄弟》的整篇故事来看，黑色幽默贯穿其中，然而在具体篇章构成中，作者主要运用了戏仿的写作手法来达到黑色幽默的效果。

戏仿 (parody) 一词来源于英国，又称诋拟、戏拟、滑稽模拟。具体而言，戏仿是指句子在文本的延伸中被滑稽地模仿，呈现出一种形似而神不似的状态，将原来的话语的意义篡改得面目全非，丧失了原有的意义指向。《兄弟》中有各种各样的戏仿，最为突出的是散布在文本中的各种各样的对权威话语的戏仿。这种戏仿往往把所谓的崇高话语置入一种荒唐的语境，并对其进行消解。

2.1 戏仿毛主席语录

在《兄弟》的众多人物中，李光头无疑是最有个性的主角，他的语言最丰富生动，因此也最难翻译。从“屁股王”“李厂长”“破烂王”到“刘镇的GDP”，李光头的语言既与时俱进，又保留了“文革”色彩，他既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小人物，又能灵活套用“毛主席语录”或者民间俗语，身份和语言之间的反差造成了亦庄亦谐的表达效果：他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I won't take a single needle or thread from the masses) 婉言拒绝了王冰棍的好意，彰显自己欠债必还的诚信品质；用“你们是以小人之心，度我君子之腹” (You are using your own mean ways to judge a gentleman's heart) 来回敬毕恭屈膝的童铁匠们；用“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if you deliberately plant a flower, it might not bloom, but sometimes when you accidentally sowed a willow, it ends up providing you with shade.) 来总结个人致富的经验教训。译者都采取了直译为主的方法，将李光头的语气和性格特点很好地再现出来，勾勒出了一个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弄潮儿的积极形象，让李光头这个搭上了改革开放时代快车的暴发户变成了有文化素质的当代商人。

最妙的是，他总能不露痕迹地套用“毛主席语录”中的经典语句来表达个人的不同境遇。比如，他威胁刘镇的男人不准自称是林红的男朋友，否则拳脚

相向时，洋洋自得地说：“毛主席说得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被林红的父母打得抱头鼠窜的时候，他却神情坦荡地念起了毛主席诗词“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This is the start of a Long March, a Long March）；李光头在二次登门看林红的时候，被林红的父母再次赶出门外，还将他带来的苹果砸向他以示对他的厌恶之情。李光头非但没有像第一次那样茫然无措，反倒是越战越勇了。

李光头嚼着苹果走去时，群众听到他嘴里念起了毛主席诗词：

“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

While he was walking away chewing his apple, the onlookers heard him recite a verse of Chairman Mao's poetry: "This is the start of a Long March, a Long March..."

他甚至念起了毛主席诗词中的“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来鼓舞自己的斗志，要继续向他心目中的女神发起进攻，直到抱得美人归为止。李光头将自己的求爱之路比喻为万里长征路才刚刚起步，说明了他求爱必胜的信心。在经历了之前种种失败之后，他更加坚定了要赢得林红芳心的决心，从中也可见他是一个为自己而活，敢做敢当的人。译文直接翻译了原文中的毛主席诗词，并将其中的意思解释了清楚“This is the start of a Long March, a Long March...”，所以读者一目了然李光头当时的心情和决心，增进了对主人公性格的理解。这也为他后来一系列的爱情和事业上的举动做了很好的铺垫，对于他这样一个人来说，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情，最终李光头事业和爱情双丰收，成为了改革开放这个时代中真正的弄潮儿。

李光头在追求林红的过程中遭遇了不少的情敌，他直面他们，并对他们大打出手，目的就是要向众人宣誓，林红是他的女人，谁也别想打她的主意。李光头还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合理的解释和借口。

李光头说完扬长而去。很多群众听到他走去时洋洋自得地说：“毛主席说得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Baldy Li then turned and left. Many in the crowd heard him smugly saying to himself, "Chairman Mao put it well when he said that power comes from the muzzle of a gun."

李光头引用了毛主席的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来为他打人的行为辩护。

这句话是毛主席在“八七会议”上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提出的。他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没有救世主可以将幸福送给中国人，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治中国的病。不顾中国国情，照搬西方的公式，只能将中国越弄越乱，结果只有死路一条。确定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兴起了土地革命战争。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就是说：政权的建立需要依靠枪杆子。译文“power comes from the muzzle of a gun”（力量来自枪杆）是直译为主，强调了李光头打人的理由，是为了确立自己对林红的爱的权威，其他任何人想打林红的主意，李光头都不同意，只有他李光头一个人有资格获得林红的爱。所以，他不惜动用武力，来维护他的特权，不许任何人和他来竞争林红的爱。两位译者采取直译为主的翻译方法，如“毛主席说得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英译为“Chairman Mao put it well when he said that power comes from the muzzle of a gun”。虽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译文某些地方显得有些笨拙，不过却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性。尽管有些地方不太符合西方传统的表达习惯，却给读者带来了某种中国味道。

在展望刘镇成为全世界破烂集散中心的未来时，他套用毛主席关于万里长征三步走的蓝图说，“刘镇是毛主席所说的‘风景这边独好’”。李光头的语言既是他从继父宋凡平那儿“遗传”来的基因，又有成长于“文革”时代的鲜明烙印，成为贯穿小说所处的两个迥异时代的一条内在隐线。这些对话中带有文化内涵和中国革命历史背景的典故。对中国读者来说都是不小的阅读障碍，对译者更是巨大的挑战。

他说：“这才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全中国，第三步是全世界，这一天不会太远，当刘镇成为全世界的破烂集散地，你们想想，刘镇就是毛主席所说的‘风景这边独好’啦。”

···, and he explained, “This is only the first step in a Long March. The next step will be all of China, and then the entire world. The day is not far off when Liu Town will become the scrap center of the world. Just think, Liu Town is just what Chairman Mao described when he said, ‘All the beautiful scenery is concentrated here.’ ”

译者也是采取了直译为主的翻译方法，将“刘镇就是毛主席所说的‘风景这边独好’”

翻译为“Liu Town is just what Chairman Mao described when he said, All the beautiful scenery is concentrated here”。联系到故事的上下文，读者可以了解到这里引用毛主席话要表现的是李光头的雄心壮志，他要让刘镇成为全国的垃圾收集中心，成为财富中心，所以译文读者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这里引用毛主席话的语境和意义。采取直译让李光头这个人物形象更加鲜明，让故事的时代特色更加凸显。

随着故事的发展和情节的推进，李光头常会套用并且重复套用毛主席的话来适当地表达他自己的态度和观点。比如当童铁匠向李光头询问他在厕所的偷窥所见时，有一段李光头的心理活动也用到了毛主席的话：

他心想毛主席说过，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Baldy Li thought to himself that Chairman Mao was right when he said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unmerited love or hatred.

李光头的心理活动中有两个重复的形容词“无缘无故的”来修饰爱与恨。李光头在心理嘀咕这句话是因为他对童铁匠的来意心知肚明，也胸有成竹地想好了对策，就是一碗三鲜面换林红的秘密。这说明了李光头有着从商的精明头脑，无怪乎刘镇看客都觉得他比成年人还老于世故。译文将“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翻译为“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unmerited love or hatred”，虽然省略一个形容词，但是用符合英语表达习惯的结构“love or hatred”来翻译，因此也比较成功地再现了李光头精明的人物形象。李光头有个精明的生意头脑是他乘着改革开放之风发迹的主要原因。在陶青和他谈判，希望他将垃圾回收站从县政府门口搬走的时候，交换的条件是让他回到福利厂当厂长，但是聪明的李光头却和陶青谈起了生意。他需要几个厂房来装他堆积如山的垃圾，但是最好又是免费的，于是他将这免费借用厂房作为垃圾场搬离县政府大门的交换条件，陶青也只好无奈地接受和答应。于是，一直固守着市镇大楼门口怎么都不肯搬走的李光头向陶青许诺，不要两天马上搬空所有垃圾。而且，他也说到做到，在一天之内还县政府大门前一片清净整洁之地。

李光头摇着头说，“两天太久了，毛主席说‘只争朝夕’，我一天就清理干净。”

“Two days?” Baldy Li shook his head. “Two days is too long. As Chairman Mao

said, we must *seize every minute between dawn and dusk*. I will have this cleaned up within a day.”

这里李光头引用了毛主席诗词,“只争朝夕”表明他说到做到,雷厉风行,只要给他厂房,他立马就搬,可见他作为一个商人的诚信所在。译文“*seize every minute between dawn and dusk*”是直接翻译的,充满了中国风味,虽然译文读来有些拗口,但是真切地再现出李光头当时意气风发,想要干一番事业的决心和意志。

2.2 戏仿中国古代军事文化

《兄弟》中的黑色幽默首先体现人物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戏仿之中。李光头在追求林红的过程中,宋钢为其献策,都使用了中国古代兵书《三十六计》中的策略,英译文多以直接翻译原文的策略为主,有时会适当采用意译,甚至是改译。而刘镇看客有时也会在观战过程中,插上两句评论,表明他们的立场态度。他们有时也借用了三国时候的人物和故事。他们在观战李光头和两个林红求爱者的大战之后,叹息他们不知联手合作,单兵作战,最后双双被李光头打的是落花流水。

我们刘镇的群众万分失望,纷纷摇头说:“真是扶不起的阿斗,两个都是阿斗。”

The onlookers shook their heads in disappointment, saying, “They are both hopeless.”

群众形容被打败的两个求爱者是“阿斗”。“阿斗”是三国时候刘备之子,他天生愚笨,

即使有诸葛亮这样的神算子相助和扶持,也无法得天下。群众感叹“真是扶不起的阿斗,两个都是阿斗”,通过重复两个“阿斗”来表达他们的失望之前。译文删除了第一个分句,只是翻译了第二个分句 They are both hopeless, 在表达群众的失望方面没有影响,但是第一分句中“真是扶不起的阿斗”所描述出来的那种毫无斗志,无法帮扶的人物形象,就像三国时的阿斗一样,在译文中无法形象地再现出来,对表现原文的黑色幽默效果有些影响。

李光头进入了青春期，他热烈地追求着林红，在宋钢的帮助下，用尽了浑身解数，想要得到林红芳心。但是经历了一次次求爱失败的打击，他不敢再贸然行动，但是他也不许其他人追求他的女神。只要有求爱者他就向他们示威，要他们识趣地知难而退，但是也有几个敢来跟他叫板的。于是他就不惜和他们大打出手。这次，刘镇看客们不仅在旁边观战，还做起了参谋，帮其他求爱者打败李光头。

让大街上围观的群众急得连连跺脚，好比是眼睁睁看着三国时期的曹操揍了刘备，又揍孙权，刘备和孙权却不知道联手还击。有几个群众一急，就把自己急成了诸葛亮，嚷嚷这让挨揍的两个人联起手来和李光头干仗，有个群众把右边那个当成刘备了，指着 he 一声声地叫：

“联吴抗魏！赶快联吴抗魏！”

The onlookers were now so giddy that they repeatedly stomped their feet, sensing that this was even better than returning to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and watching Cao Cao beat up Liu Bei and Sun Quan. Several onlookers became so frenzied that they imagined themselves to be the famous Three Kingdoms strategist Zhuge Liang and urged the two suitors to join forces and attack Baldy Li together. One onlooker pointed at one of the suitors and shouted battlefield strategies at him as though he were Liu Bei:

“Join forces with the Kingdom of Wu to defeat the Kingdom of Wei! Join forces with the Kingdom of Wu to defeat the Kingdom of Wei!”

刘镇看客将被李光头揍的两个人看作弱者，让他们联合起来教训李光头。他们着急怎么帮他们两人，就挪用了三国计策，将其中被揍的一个人看作是刘备，让他联合另一个人共同来打败李光头。刘镇看客不禁喊出了“联吴抗魏！赶快联吴抗魏！”。这里重复了两个“联吴抗魏”，有着其故事的历史背景，读过《三国演义》小说的读者都能够了解，群众这么说是让势弱的两人赶紧联手，打败跋扈的李光头，灭了他嚣张的气焰。译文直接翻译为“Join forces with the Kingdom of Wu to defeat the Kingdom of Wei! Join forces with the Kingdom of Wu to defeat the Kingdom of Wei!”虽然没有解释对历史背景故事的介绍，但是读者可以通过上下文了解到群众想要表达的意思和心情，所以对原文意思的表达没有影

响。只是，原文通过借用三国计策来营造出的黑色幽默效果在译文中无法传达出来。

李光头在对林红发起爱情攻势之前，询问宋钢的意见，而宋钢根本没有恋爱的经验，所以他也只能纸上谈兵，搬来了《孙子兵法》，认为这是百战百胜的法宝，因此宋钢给予的答复无一例外的是采用了《孙子兵法》中的策略。

宋钢把五根手指头一根一根弯下了说：“旁敲侧击，单刀直入，兵临城下，深入敌后，死缠烂打。”

Song Gang counted out on his fingers: “Beating around the bush. Coming straight to the point. Laying siege at the outskirts of the city. Penetrating behind enemy lines. Beating to a pulp.” (Chow and Rojas, 2009:250)

宋钢把几个策略一一细数给李光头，并且认为只要照着这五个步骤一步一步来，一定能够抱得美人归。这几个策略都是成语，虽然简洁，但是不失为好计策，再加上步步深入，环环相扣，宋钢认为，没有攻不下了的堡垒，打不赢的战争。其中“旁敲侧击”出自清代吴妍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二十回：

“只不过不应该这样旁敲侧击，应该要明亮亮的叫破了他。”意思是比喻说话、写文章不从证明直接点明，而是从侧面曲折地加以讽刺或抨击。译文“beating around the bush”（在矮树丛边敲击）是意译，向读者展示宋钢策略的第一步不是正面攻击，而是要迂回进行，先从旁侧开始在进入要害，即“单刀直入”。这个成语出在宋代释道元的《景德传灯录》第十二卷：“若是作家战将，便请单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意思是用短刀直接刺入。原来比喻认定目标，勇猛精进。后比喻说话直截了当，不绕弯子。译文“coming straight to the point”（直接集中要害）采用的意译，翻译出了其比喻意义，向读者展示策略的第二步就是马上集中力量攻击林红的要害和弱点，争取战争的主动权。再下一步就要“兵临城下”。该成语出自《战国策 齐策二》：“齐必举兵伐梁，梁、齐之兵连于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间伐韩。”意思是敌军已来到自己的城墙下面。比喻情势十分危急。近义词为“十万火急”。译文“laying siege at the outskirts of the city”（在城外围城），采用的是意译，展现了宋钢策略的第三步就是要想办法逼林红就范，即从她的父母下手，如果她父母接受了李光头，那么林红也就不得不接受他了。

所以下一步要“深入敌后”，就是到林红的家中，博得林红家人的好感。“深入敌后”就是指潜入敌人阵地的后方。译文“penetrating behind enemy lines”（渗透到敌后方）采用的是直译，因为字面的意思非常清楚，所以译者采用了直接翻译的方法。其中的核心动词“penetrate: to enter into and permeate”（渗入：进入或渗透），说明李光头的下一步举动就是要亲自登门，让林红父母接受他这个林红的爱慕者和追求者，并能够在言行上助他一臂之力。最后一步就是“死缠烂打”。这个成语是说不顾别人的意愿而纠缠人家，直到达到自己的目的为止，多为贬义。译文“beating to a pulp”（打成果酱）采用的是意译，虽然没有过多的解释，但是读者可以从上下文推断出李光头最后会怎么做。就像他之前追求林红所采取的最直接的方法，不理我也要跟着你，直到你答应为止。可见，译者在处理原文中引用的《孙子兵法》中的战争策略时，是以意译为主，向读者解释清楚策略的内涵深意的同时尽可能保留原文的中国古风，而在原文字面意思清晰明了的情况下，译者多采取的是直译。

3 结论

综合以上，《兄弟》中的黑色幽默叙事风格主要体现在对权威话语的消解和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反讽，译文通过综合应用直译、意译和释译的方法，尽可能再现原文中黑色幽默，但是因为文化之间内涵深意具有不可译性，所以在译文中不免有所损耗，但是并不影响译文的接受。正像外国评论家认为的那样，译者准确地把握了余华的语言风格和叙事特点，译笔“熟练灵活”，整体风格“健朗活泼”，“出色地保留了原文的美感和嬉笑怒骂的闹剧风格。”[2]。

基金项目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2017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当代先锋小说英译及其在英语世界的接受研究”（编号17CYY007）的阶段性成果；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汉语小说英译母语—非母语译者词汇使用对比研究”（17YJC740094）。

参考文献

- [1] 栾梅健. “独下断语”与“曲到无遗”——对《兄弟》“复旦声音”批评的回应[J]. 文艺争鸣, 2008(6): 10-13.
- [2] 郭建玲. 异域的眼光:《兄弟》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接受[J]. 文艺争鸣, 2010(12): 65-70.
- [3] 常妙沁. 布尔迪厄社会学视角下余华《兄弟》英译接受研究[D]. 湖南大学, 2017.
- [4] 缪佳, 绍斌. 基于语料库的英语译文语言特征与翻译共性研究——以余华小说《兄弟》英译本为个案[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4(1): 43-49.
- [5] 董国俊. 忠实的美人:《兄弟》中习语的英译策略分析[J]. 语言与翻译, 2014(2): 62-66.
- [6] 崔旭红. 关联理论视角下《兄弟》英译本的研究[D]. 天津科技大学, 2016.
- [7] 王敏. 乔治·斯坦纳阐释学视阈下《兄弟》英译本译者主体性的彰显[D]. 华中师范大学, 2017.
- [8] 周怡. 多元系统论视角下《兄弟》英译本“异质”因素处理的探讨[D].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 [9] 汪宝荣, 全瑜彬. 余华小说《兄弟》中的文化专有词英译策略[J]. 山东外语教学, 2017(2): 90-97.
- [10] 王志刚, 邵红. 论余华小说《兄弟》的叙事特征[J].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6(5): 39-41.